



李商隱文編年校注

第四冊

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李商隱文編年校注

第四冊

劉學鍇
余恕誠 著

爲榮陽公賀牛相公狀〔一〕

伏見除書，伏承遷寵。相公允膺四輔〔三〕，光贊六朝〔三〕。靜則龍蟄存神，在一水而無悶〔四〕；動則鳳翔覽德，自千仞以來儀〔五〕。雖世塗則有汗隆〔六〕，而吾道終無消長〔七〕。憶昨暫非利往〔八〕，遠適荒陬〔九〕，仲尼之不陋九夷〔一〇〕，子文之能安三已〔一一〕。永言闔闔〔一二〕，實冠品流。今者復自衡陽〔一三〕，去臨汝水〔一四〕。以舊丞相，兼老成人〔一五〕。竊計中途，即有新命。俯移高尚〔一六〕，還處燮和〔一七〕。欲將不爲蒼生〔一八〕，其若仰孤清廟〔一九〕！

某昨者幸因行役〔二〇〕，得奉輝光〔二一〕。伏蒙賜以從容，降之談吐。語百代之損益〔二二〕，定九流之否臧〔二三〕。調以道心〔二四〕，附之禪理。始知全德〔二五〕，不可度思〔二六〕。此時退以語人，便將心卜，恐未可絕張良之粒，具范蠡之舟〔二七〕。今則果然，不差懸料。伏望遠離下土〔二八〕，促動前騶〔二九〕。復昔日之九遷〔三〇〕，慰今晨之四海。

某限當廉察，未冀趨承。於抃賀而則深，顧辭離而漸遠。南荒受任，方榮便道而來〔三一〕；東閣重開〔三二〕，畏在他人之後。瞻戀恩顧〔三三〕，不任下情。伏惟俯賜照察。

校注

〔一〕本篇原載清編《全唐文》卷七七第四九頁、《樊南文集補編》卷四。〔錢箋〕（牛相公）牛僧孺也。《新唐書》本傳：宣宗立，徙衡、汝二州，還爲太子少師卒。此狀賀其徙汝也。〔張箋〕《舊·紀》書守太子太師於本年（按：指大中元年）六月，今從之。紀文「太師」乃「少師」之訛也。〔按〕《舊·紀》僅書以金紫光祿大夫、守太子少保、分司東都、上柱國、奇章郡開國公、食邑二千戶牛僧孺守太子太（少）師，未及其何時由衡州徙汝州。然大中元年五月初八鄭亞、商隱一行仍滯留長沙（見《爲中丞榮陽公赴桂州至湖南敕書慰諭表》），在長沙時有《爲榮陽公上衡州牛相公狀》。由長沙赴桂林途中又曾便道拜訪當時仍在衡州之牛僧孺（見本狀），於六月九日抵達桂林。由此可推知僧孺之由衡移汝，約在大中元年六月。除書自長安傳至桂林，約在七月，狀上於其時。

〔三〕〔補注〕《書·洛誥》：「誕保文武受民，亂爲四輔。」又，《書·益稷》有「四鄰」，《史記·夏本紀》作「四輔」。孔傳以「四輔」爲「四維之輔」。後賈誼《新書》、《尚書大傳》有「疑、承、輔、弼」爲「四輔」之說。指君主身邊之四位輔佐。

〔三〕牛僧孺仕歷，參見《爲濮陽公賀牛相公狀》注〔三〕。〔錢注〕《新唐書·牛僧孺傳》：元和初，以賢良方正對策，調伊闕尉，改河南，遷監察御史，進累考功員外郎、集賢殿直學士。穆宗初，以庫部郎中知制誥，徙御史中丞，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尋遷中書侍郎。敬宗立，進封奇章郡公。是時，政出近倖，數表去位，授武昌節度使、同平章事。文宗立，李宗閔當國，屢稱僧孺賢，復以兵部尚書平章事，進門下侍郎、弘文館大學士。固請罷，乃檢

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，爲淮南節度副大使。開成初，表解劇鎮，以檢校司空爲東都留守。三年，召爲尚書左僕射，以足疾不任謁，檢校司空、平章事，爲山南東道節度使。會昌元年，下遷太子少保。進少師。明年，以太子太傅留守東都。六朝謂憲、穆、敬、文、武、宣也。

〔四〕補注《易·繫辭下》：「尺蠖之屈，以求信（伸）也；龍蛇之蟄，以存身也。」《易·乾》：「《文言》曰……遯世無悶，不見是而無悶。樂則行之，憂則違之。」

〔五〕錢注《賈誼《弔屈原文》》：鳳皇翔于千仞之上兮，覽德輝焉下之。〔補注〕《書·益稷》：「《簫韶》九成，鳳凰來儀。」

〔六〕錢注《魏志·何夔傳》注：孫盛曰：委身世塗。〔補注〕《禮記·檀弓上》：「吾先君子無所失道，道隆則從而隆，道污則從而污。」鄭玄注：「污，猶殺也。」世塗有汗隆，謂世道有衰盛，政治有亂治。

〔七〕補注《易·泰》：「內君子而外小人，君子道長，小人道消也。」

〔八〕補注《易·復》：「七日來復，利有攸往。」暫非利往，反用其義。

〔九〕錢注《新唐書·牛僧孺傳》：劉稹誅，而石雄軍吏得從諫與僧孺交結狀，又河南少尹呂述言：「僧孺聞稹誅，恨歎之。」武宗怒，黜爲太子少保，分司東都，累貶循州長史。《說文》：「陬，阪隅也。」

〔一〇〕補注《論語·子罕》：「子欲居九夷。」九夷，古代稱東方之九種民族，亦指其所居之地。

〔一一〕補注《論語·公冶長》：「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，無喜色；三已之，無愠色。」三已，多次罷官。

〔一二〕錢注《劉峻《廣絕交論》》：蹈其閭闔，若升闕里之堂。〔補注〕閭闔，門限、門戶。

〔三〕〔補注〕《書·禹貢》：「荆及衡陽，惟荊州。」衡陽，衡山之陽。

〔四〕〔錢注〕《水經》：「汝水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。」〔補注〕臨，治理。臨汝水，謂其任汝州長史。

〔五〕〔補注〕《書·盤庚上》：「汝無侮老成人，無弱孤有幼。」老成人指年高有德者。《詩·大雅·蕩》：「雖無老成人，尚有典刑。」老成人指舊臣。此處所用當爲前者。

〔六〕〔補注〕《易·蠱》：「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。」高尚，此指高潔之志行。

〔七〕〔補注〕《書·顧命》：「燮和天下，用答文武之光訓。」燮和，協和，此指宰相職務。

〔八〕〔見〕《爲祭陽公上河中崔相公狀》：「如蒼生何」〔注〕（二）。

〔九〕〔補注〕《詩·周頌》有《清廟》篇，《詩序》謂「《清廟》，祀文王也。」清廟即太廟，帝王之宗廟。孤，辜負。

〔一〇〕〔行役，見〕《爲祭陽公上集賢韋相公狀》〔注〕（三）。

〔一一〕〔補注〕《易·大畜》：「剛健篤實，輝光日新。」

〔一二〕〔補注〕損益，增減。《漢書·禮樂志》：「王者必因前王之禮，順時施宜，有所損益，即民之心，稍稍制作，至太平而大備。」

〔一三〕〔錢注〕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：「儒家者流，出於司徒之官。道家者流，出於史官。陰陽家者流，出於羲和之官。法家者流，出於理官。名家者流，出於禮官。墨家者流，出於清廟之官。從橫家之流，出於行人之官。雜家者流，出於議官。農家者流，出於農稷之官。小說家者流，出於稗官。諸子十家，其可觀者九家而已。」

〔四〕《錢注》《南齊書·武帝紀》：「自今公私，皆不得出家爲道，惟年六十，必有道心，聽朝賢選序。」〔按〕《書·大禹謨》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」之道心指天理、義理；《高僧傳·義解四·釋道溫》「義解足以析微，道心未易可測」之道心及錢注引《南齊書·武帝紀》之道心指悟道（佛道）之心，均非此句之義。「調以道心」與「附之禪理」並提，道心當指道家之玄理。

〔五〕《錢注》《莊子》：「形全猶足以爲爾，而況全德之人乎？」

〔六〕《補注》《詩·大雅·抑》：「神之格思，不可度思。」

〔七〕二事分見《爲尚書濮陽公賀鄭相公狀》「張良却粒之懷，錙銖軒冕」注、「范蠡扁舟之志，夢想江湖」注。

〔八〕《補注》《書·舜典》有「帝釐下土，方設居方」之文，下土指四方、天下，非商隱此句所用。此下土蓋指荒遠偏僻之地，亦即上文「荒陬」之義。王符《潛夫論》：「細民冤結，無所控告，下土邊遠，能詣闕者，萬無數人。」

〔九〕《錢注》《南史·王融傳》：「車前豈可乏八驕？」〔補注〕前驕，官吏出行時在前開道之侍役。

〔十〕《錢注》《東觀漢紀》：「馬援《與楊廣書》曰：「車丞相高祖園寢郎，一月九遷爲丞相。」

〔三〕《錢注》《漢書·兩龔傳》：「遂於家受詔，便道之官。」〔按〕錢引《漢書·兩龔傳》之「便道」係拜官或受命後不入朝謝恩，直接赴任之義，商隱此句「便道」乃順路之義，蓋指自潭州赴桂林時便路拜謁也。

〔三〕東閣，見《爲祭陽公上集賢韋相公狀》注〔三〕。

〔三〕恩，《全文》作「思」，據錢校改。

爲滎陽公與度支周侍郎狀〔一〕

伏見除書〔三〕，伏承以小司馬掌邦計〔三〕，伏惟感慰。侍郎致君業廣，圖國功深〔四〕。頃在內朝〔五〕，則裨大政。昭獻御極〔六〕，名高侍從之臣〔七〕；昭肅握圖〔八〕，迹在循良之傳〔九〕。今上講求羣辟〔一〇〕，深念大藩〔一一〕。以自江之西，雖豫章爲奧壤〔一二〕，而居河之上〔一三〕，推白馬爲要津〔一四〕。爰陟廉車，以登將席〔一五〕。長城萬里〔一六〕，大國三軍〔一七〕。雪諸儒之儒名〔一八〕，盡將軍之威令〔一九〕。果承紫詔〔二〇〕，來駕墨車〔二一〕。向闕馳心〔二二〕，敷廷識貌〔二三〕。清秋一鶚〔二四〕，碧海孤峰〔二五〕。天子動容〔二六〕，羣僚服美。便合入居台鉉〔二七〕，以慰華夷。然以天下之賦輿〔二八〕，海內之財幣，是資經費〔二九〕，宜屬成謀。苟失當仁〔三〇〕，則乖大計。故晉室有鸞練之乏〔三一〕，漢臣興造幣之端〔三二〕。是不得人，何以爲國？仰惟餘地〔三三〕，已不同年〔三四〕。矧又秩貳夏官〔三五〕，任毗司馬〔三六〕。昔祈父爪士〔三七〕，未有兼官〔三八〕；方朔侍郎〔三九〕，不聞釐務〔四〇〕。倚之爲相〔四一〕，今也其時。某伏限守藩，莫由申賀。山河百二〔四二〕，已抱歸心；風水五千〔四三〕，況兼離戀。瞻望門宇〔四四〕，不任懇誠。

校 注

〔一〕本篇原載清編《全唐文》卷七七三第二〇頁、《樊南文集補編》卷三。題內「榮」字，《全文》作「濮」，據錢校改。〔錢箋〕周侍郎，周墀也。墀先爲江西觀察使，遷義成節度使，故文有「自江以西」、「居河之上」四語。《舊唐書·宣宗紀》：大中元（錢注本誤作十）年，以義成軍節度使周墀爲兵部侍郎、判度支。則狀當上於此時。時鄭亞觀察桂管，所謂「伏限守藩」也；若王茂元，已卒於會昌三年，則與判度支之年不相及。又文中「昭獻」爲文宗謚，「昭肅」爲武宗謚，則所謂「今上」者，定爲宣宗。據此以推。其誤「榮」爲「濮」，更無疑義。《唐會要》：故事，度支案，郎中判入，員外判出，侍郎總統押案而已。官銜不言專判度支。開元以後，時事多故，遂有他官來判者，或尚書、侍郎專判，乃曰度支使，或曰判度支使，或曰知度支事，或曰勾當度支，雖名稱不同，其實一也。〔張箋〕大中元年六月，以義成軍節度使周墀爲兵部侍郎、判度支。戶部侍郎判度支、充鹽鐵轉運使盧弘正（止）出爲義成軍節度使。〔按〕岑仲勉《平實》已缺證十《義成周墀入爲兵侍》條亦謂周墀大中元年二月後內召。周墀入爲兵侍判度支、盧弘止由戶侍判度支出爲義成軍節度使，蓋互易者。鄭亞六月九日抵桂林後，商隱有《爲榮陽公與度支盧侍郎狀》，其時周墀尚在義成，盧亦未出鎮義成。周墀入爲兵侍判度支雖在六月，而除書至桂林當已七月，此狀亦當上於大中元年七月。

〔二〕除書，見《爲榮陽公上李太尉狀》注〔三〕。

〔三〕「承」字《全文》脫，錢校據胡本補，茲從之。〔補注〕《周禮·夏官》有小司馬，為司馬之副職，此借指兵部侍郎。《書·周官》：「司馬掌邦政，統六師，平邦國。」孔傳：「夏官卿主戎馬之事，掌國征伐，統正六軍，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。」後常以司馬指兵部尚書，故以小司馬稱兵部侍郎。邦計，此指國家之財政收支。掌邦計，謂周堦判度支。

〔四〕〔補注〕《左傳·昭公元年》：「圖國忘死，貞也。」

〔五〕〔補注〕內朝，古代天子處理政事之場所，在路門外，亦謂之「治朝」。《禮記·玉藻》：「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。」鄭玄注：「此內朝，路寢門外之正朝也。」另《周禮·秋官·朝士》鄭玄注：「內朝之在路門內者，或謂之燕朝。」此為處理政事後休息之所。本文「頃在內朝」之「內朝」實泛指朝廷。

〔六〕〔錢注〕《舊唐書·文宗紀》：「謚曰元聖昭獻皇帝，廟號文宗。」

〔七〕〔錢注〕《舊唐書·周堦傳》：「大和末，累遷至起居郎，補集賢學士，轉考功員外郎，仍兼起居舍人事。開成二年，以本官知制誥，尋召充翰林學士。三年，遷職方郎中。四年，正拜中書舍人，內職如故。班固《兩都賦序》：「故言語侍從之臣，若司馬相如、虞丘壽王、東方朔、枚皋、王褒、劉向之屬，朝夕論思，日月獻納。」

〔八〕〔錢注〕《舊唐書·武宗紀》：「謚曰至道昭肅孝皇帝，廟號武宗。《初學記》：《尚書考靈曜》曰：四千五百六十歲，精反切，握命几，起河圖，聖受思。〔補注〕握圖，猶握符，謂帝王握有受命於天之符命。」

〔九〕〔錢注〕《舊唐書·周堦傳》：「武宗即位，出為華州刺史。改鄂岳觀察使（按：周堦未遷鄂岳，此誤載），遷洪州刺史，江南西道觀察使。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：「奉法循理之吏，不伐功矜能，百姓無稱，亦無過行。作《循吏列傳》。」

按：《晉書》、《宋書》、《梁書》、《魏書》有《良吏傳》，《南齊書》有《良政傳》，餘多作「循吏」。「按」杜牧《唐故東川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贈司徒周公墓志銘》：「遷公江西觀察使、兼御史大夫。公既得八州，施展教令，申明約束。」即所謂「循良」也。

〔一〇〕《錢注》《史記·禮書》：「今上即位。」〔補注〕《書·周官》：「六服羣辟，罔不承德。」孔傳：「六服諸侯，奉承周德。」羣辟，諸侯，借指節度使。

〔二〕《錢注》梁昭明太子《貽明山賓令》：「明祭酒雖出撫大藩。」

〔三〕《錢注》《舊唐書·地理志》：「江南西道洪州，隋豫章郡。奧壤，見《爲濮陽公上淮南李相公狀三》。」且廣陵奧壤」注。

〔三〕《補注》《詩·小雅·巧言》：「彼何人斯，居河之麋。」麋，通「湄」，水邊。

〔四〕《錢注》《史記·荊燕世家》：「劉賈渡白馬津。」注：「黎陽一名白馬津，在滑州。」《古詩》：「先據要路津。」

〔五〕《錢注》《舊唐書·周墀傳》：「大初中，檢校禮部尚書、義成軍節度使、鄭滑觀察等使。」按：《舊唐書·宣宗紀》在會昌六年十一月。《舊唐書·崔郾傳》：「凡三按廉車，率由清簡。」《後漢書·王常傳》：「位次與諸將絕席。」〔補注〕廉車，觀察使所乘之車。周墀遷鄭滑，當依《舊唐書·宣宗紀》，爲會昌六年十一月。

〔六〕《錢注》《宋書·檀道濟傳》：「道濟見收，脫幘投地曰：『乃復壞汝萬里之長城。』」

〔七〕《補注》《周禮·夏官·司馬》：「凡制軍，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。王六軍，大國三軍，次國二軍，小國一軍。」

〔八〕《錢注》《漢書·兒寬傳》：「寬爲人溫良，有廉知自將，善屬文，然懦於武，口弗能發明也。時張湯爲廷尉，廷尉府盡

用文史法律之吏，而寬以儒生在其間，見謂不習事，不署曹，除爲從史。

〔二〕〔錢注〕《史記·絳侯周勃世家》：「已而之細柳軍，軍士吏被甲，銳兵刃，彀弓弩持滿。天子先驅至，不得入。」

曰：「天子且至！」軍門都尉曰：「將軍令曰：『軍中聞將軍令，不聞天子之詔。』」居無何，上至，又不得入。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：「吾欲入勞軍。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。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：「將軍約，軍中不得驅馳。」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。至營，將軍亞夫持兵揖曰：「介冑之士不拜，請以軍禮見。」天子爲動，改容式車，使人稱謝：「皇帝敬勞將軍。」成禮而去。

〔三〕〔補注〕紫詔，即紫泥詔。皇帝詔書用紫泥封，上蓋璽印。參《爲濮陽公附送官告中使回狀》「紫泥猶濕」注。

〔四〕〔補注〕《周禮·春官·巾車》：「大夫乘墨車。」鄭玄注：「墨車，不畫也。」

〔五〕〔錢注〕陸機《謝平原內史表》：「馳心輦轂。」

〔六〕〔錢注〕《漢書·王商傳》：「爲人多質，有威重，長八尺餘，身體鴻大，容貌甚過絕人。河平四年，單于來朝，引見白虎殿。丞相商坐未央廷中，單于前，拜謁商。商起，離席與言。單于仰視商貌，大畏之，遷延却退。天子聞而歎曰：「此真漢相矣！」」

〔七〕〔錢注〕鄒陽《上書吳王》：「臣聞鷙鳥累百，不如一鶚。」

〔八〕〔錢注〕《東方朔《十洲記》：「東海之東，復有碧海。」

〔九〕〔見注〕〔二〕引《史記·絳侯周勃世家》「天子爲動，改容式車」。

〔七〕〔錢注〕《北齊書·韓軌傳》：「歷登台鉉。」〔補注〕台鉉，猶台鼎。鉉，鼎耳，代指鼎。鼎三足，有三公之象，以喻宰輔。

〔八〕〔補注〕《左傳·成公二年》：「羣臣帥賦輿，以爲魯衛請。」杜預注：「賦輿，猶兵車。」古以田賦出兵，故稱兵車爲賦輿。此句「賦輿」即賦稅。

〔九〕見《爲榮陽公論安南行營將士月糧狀》注〔九〕。

〔一〇〕〔補注〕《晉書·石苞傳論》：「夫經爲帝師，鄭沖於焉無愧；孝爲德本，王祥所以當仁。」當仁，當之無愧。

〔一一〕〔補注〕《全文》作「練」，從錢校據胡本改正。習練之乏，見《爲濮陽公上淮南李相公狀三》「江左單衣」注〔六〕。

〔一二〕〔錢注〕《漢書·武帝紀》：「元狩四年，有司言縣官用度不足，請收銀錫，造白金及皮幣以足用。」〔按〕句云「漢臣興造幣之端」，似用鄧通鑄錢事。《史記·佞幸列傳》：「鄧通，蜀郡南安人也……（文帝）賜鄧通蜀嚴道銅山，得自鑄錢，鄧氏錢布天下。」

〔一三〕〔錢注〕《莊子》：「其游刃必有餘地。」

〔一四〕〔錢注〕賈誼《過秦論》：「則不可同年而語矣。」

〔一五〕〔補注〕《周禮》載周時設置六官，以司馬爲夏官，掌軍政與軍賦。唐武則天時，曾改兵部尚書爲夏官。周墀入拜兵部侍郎，爲兵部尚書之副職，故云「秩貳夏官」。

〔一六〕參見注〔三〕及注〔三五〕。

〔三〕〔補注〕《詩·小雅·祈父》：「祈父！予王之爪牙。」毛傳：「祈父，司馬也，職掌封圻之兵甲。」

〔三六〕〔錢注〕《管子》：「使能不兼官。」

〔三五〕〔錢注〕《東方朔·答客難》：「官不過侍郎，位不過執戟。」

〔四〇〕〔錢注〕《舊唐書·玄宗紀》：「老疾不堪釐務者與致仕。」〔補注〕釐務，管理政事。

〔四二〕〔錢注〕《史記·韓長孺傳贊》：「天子方倚以爲相。」

〔四三〕〔錢注〕《史記·高祖紀》：「秦形勝之國，帶河山之險，縣隔千里，持戟百萬，秦得百二焉。」注：蘇林曰：「得百中之二焉。秦地險固，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。」

〔四〕〔錢注〕《舊唐書·地理志》：「桂州至京師，水陸路四千七百六十里。」

〔四〕〔錢注〕《說文》：「字，屋邊。」

爲滎陽公上門下李相公狀三〔一〕

伏見恩制，伏承屢貢昌言〔二〕，請均兼職〔三〕。副天道福謙之旨〔四〕，遵玄元象易之文〔五〕。果降絲綸〔六〕，式光鈞軸〔七〕。永言欣荷，難以鋪陳。且《詩》戒從事獨賢〔八〕，《傳》

美同班相卹〔九〕。知之甚衆，行之實難〔一〇〕。苟未研味道樞〔一一〕，探詳物理，則安能盡賢哲之至蹟〔一二〕，合經典之大猷〔一三〕？凡在含生〔一四〕，罕不伏義〔一五〕。況朝廷道先報本〔一六〕，業重承桃〔一七〕，必用親賢〔一八〕，以奉宮廟〔一九〕。若華委照〔二〇〕，仙李垂陰〔二一〕。恢大君無忝之功〔二二〕，稟聖祖永存之慶〔二三〕。某早蒙恩異，雖遠拜辭，擊節嚮風〔二四〕，撫牀竊抃〔二五〕。未由陳賀，攀戀伏深。

校注

〔一〕本篇原載清編《全唐文》卷七七第四頁、《樊南文集補編》卷三。〔按〕狀爲賀李回陳讓兼職、宣宗制書勉勵而作。時李回尚未出鎮西川。李回於大中元年八月丙申（初三）罷相出鎮，此狀當上於未聞李回罷相消息之時，約當大中元年六月中旬至八月中旬期間。

〔二〕〔補注〕《書·皋陶謨》：「禹拜昌言曰：俞！」孔穎達疏：「禹乃拜受其當理之言。」昌言，猶善言，正當之言論。

〔三〕〔錢注〕按《舊唐書·李回傳》，回既相，累加中書侍郎、歷戶、吏二尚書，充山陵使。其陳讓兼職，史文不載。

〔四〕〔補注〕《易·謙》：「天道虧盈而益謙。」

〔五〕〔錢注〕《舊唐書·高宗紀》：「乾封元年二月己未，次亳州，幸老君廟，追號曰太上玄元皇帝。」象易，未詳，或「象帝」之訛。〔按〕《易·繫辭下》：「是故易者，象也。象也者，像也。」然此處「象」係「效法」之義。象《易》，謂效法

《易》道。具體當指《易》之以屈求伸、以退爲進之道。其時宣宗、白敏中務反會昌之政，李德裕、鄭亞或居間、或外放，李回亦不安於相位，故陳讓兼職。狀內贊美李回此種做法。《老子》所宣揚之道，與《易》道相通，故云「遵玄元象《易》之文」。

〔六〕〔補注〕《禮記·緇衣》：「王言如絲，其出如綸；王言如綸，其出如綍。」絲綸，指帝王詔令，即篇首「恩制」。

〔七〕〔錢注〕《列女傳》：「文伯相魯，敬姜謂之曰：『服重任，行遠道，正直而固者，軸也。軸可以爲相。』」〔補注〕鈞，製陶器所用轉輪。鈞以製陶，軸以轉車，鈞軸喻宰輔重臣。

〔八〕〔補注〕《詩·小雅·十月之交》：「黽勉從事，不敢告勞。無罪無辜，讒口囂囂……四方有羨，我獨居憂。民莫不逸，我獨不敢休。」

〔九〕〔補注〕《左傳·襄公二十六年》：「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，叔向命召行人子員。行人子朱曰：『朱也當御。』」三云，叔向不應。朱怒曰：「班爵同，何以黜朱於朝？」撫劍從之。」

〔一〇〕〔補注〕《書·說命中》：「說拜稽首曰：『非知之難，行之實艱。』」孔傳：「言知之易，行之難。」

〔一一〕道樞，見《爲濮陽公上賓客李相公狀二》注〔三〕。

〔一二〕〔錢注〕《後漢書·崔駰傳》：「曄曄思於至蹟兮。」〔補注〕至蹟，極深奧微妙之理。《易·繫辭上》：「言天下之至蹟而不可惡也。」

〔一三〕〔補注〕大猷，大道。《尚書序》：「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，焚書坑儒……漢室龍興，開設學校，旁求儒雅，以闡大猷。」

猷。」

〔四〕錢注「曹植《對酒行》：『含生蒙澤。』

〔五〕錢注「《漢書·賈誼傳》：『守節而伏義。』〔按〕伏，通「服」。陳子昂《唐水衡監丞李府君墓志銘》：『縉紳高其才，烈士伏其義。』

〔六〕補注「《禮記·郊特牲》：『唯社，丘乘共粢盛，所以報本返始也。』報本，謂受恩思報，不忘本原。本指祖宗。

〔七〕承桃，見《為濮陽公奉慰皇太子薨表》「賢可承桃」注。

〔八〕錢注「《舊唐書·李回傳》：『回，宗室郇王禕之後。』〔補注〕《禮記·表記》：『今父之親子也，親賢而下無能。』《文選·任昉《齊竟陵文宣王行狀》：『地尊禮絕，親賢莫貳。』

〔九〕補注「宮廟，猶宗廟。《詩·周頌》有《清廟》、《魯頌》有《閟宮》。

〔一〇〕錢注「《淮南子》：『若木在建木西，末有十日，其華下照地。』《北史·宗室傳論》：『分枝若木，疏派天潢。』謝莊《月賦》：『委照而吳業昌。』

〔一一〕錢注「葛洪《神仙傳》：『老子母到李樹下，生老子，生而能言，指李樹曰：『以此為我姓。』』〔補注〕李唐統治者自言為老子之後，故云「仙李垂陰」。

〔一二〕補注「《易·師》：『大君有命，開國承家。』孔穎達疏：『大君，謂天子也。』《書·君牙》：『今命爾予翼，作股肱心膂，續乃舊服，無忝祖考。』孔疏：『無辱累祖考之道。』